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塢遊春

眾人觀望了一番，還在大路旁邊揀了一個潔淨亭子，將擔子挑進。且喜內中桌椅現成，駱太太與賀氏大娘一席，任大爺與駱大爺一席，家人在旁斟酒。看官，你說這亭子內桌椅是哪裏來的？祇因桃花塢乃定興縣之勝地，凡到春來，不斷遊人。也有鄰近的，搬運桌椅容易；若遠處來的，祇能提壺攜合，不能攜帶桌椅了。就有這好利之人，買些木料做些桌椅，逢桃花將放之時，士人遊動之際，預先典些地，把桌椅擺設其間，憑那遠方遊人把錢。所以任大爺一到亭子內，桌椅如此現成。因駱太太、賀氏大娘在內，任大爺就把一兩銀子給他，包了這個亭子，別的坐頭許他再租賃與別人。這也不談。再言任大爺與公子談笑對酌，飲過數巡，看舉數箸，正在暢飲之際，忽聽得大路之上鑼聲響亮，任大爺和駱公子站起身來，往那路上看望；祇見一簇人圍住十數個漢子，俱是山東妝扮，還有那婦女一老一少，老的約有六十內外，年紀小的不過十六七歲的光景，俱是老藍布褂子。惟有那少年女子，穿了條綠綢褲子，魚肚白色綾襪套，大紅緞子鞋，卻全不穿裙子。內中一個老兒，手提大鑼一面，擊得數聲響亮。駱宏勛看了一會，全然不曉得這是班什麼人，問道：“世兄，此班是什麼名堂？”任大爺道：“世弟，此乃山東所做，名叫‘把戲’。南邊亦曾見過否？”駱宏勛答應道：“弟倒未曾見過。”任大爺分付余謙：“將那班人喚來，問他所會何樣把戲？”余謙聞命，下了亭子來，高聲大叫：“那鳴鑼的老人家，這裏來，我家大爺叫你哩！”那老夫妻聞言，急忙走過前來，滿臉堆笑，說道：“大叔叫俺，想必耍把戲了？”余謙道：“正是。我且問你：把戲共有多少套數？每套要銀多少？”那老兒答道：“大叔，我們馬上九般，馬下九般，外有軟索、賣賽，共有二十套，每套紋銀二兩；若要做完，共銀四十兩整。若單祇賣賽軟索，一套要算兩套，兩套就算四套，要銀八兩。不知大叔要玩那幾套？”余謙道：“你且在此少停，待我稟上大爺，再來對你說。”余謙說罷，上了亭子，對任大爺說道：“小的方纔問他，他有馬上九般，馬下九般，走馬賣賽，並踩軟索，共二十套，每套要銀二兩整，全套做完共銀四十兩。若單祇賣賽軟索，一套要算兩套；兩套就算四套，要銀八兩。”任大爺開言向駱公子道：“馬上馬下十八般武藝，都是你我曉得的，可以不必，祇叫他賣賽踩軟索，就給他八兩銀子罷了。”駱宏勛說道：“此東小弟來出，請世兄觀看。”任正千笑道：“一客不煩二主，怎好叫世弟破鈔？正是愚兄備東。”分付余謙領命下去：單祇軟索賣賽。余謙領命，來到老兒面前說道：“我爺分付：馬上馬下十八般武藝俱都會的，單叫賣賽並踩軟索。”花老道：“先已稟過大叔的，這兩套要算四套哩！”余謙說：“那個自然。你祇放心玩，銀子分文不少。”老兒答應：“領命。”回首向著自家一眾人，說道：“這位單耍軟索、賣賽，給我們八兩銀子。”家人答應：“知道了。”

祇見一人牽過一匹馬來，乃是一匹川馬，遍身雪白，惟脊上一片黑毛，此馬名為“烏雲蓋雪”，俱是新鞍新轡，判官頭上有個銅圈兒，乃是制就賣賽之物。那老兒將銅鑼放下，拿起個丈把長桿，朝那兩邊搖著，口中說道：“列位老爺、大爺、哥哥、弟弟！請讓一讓，我們撇馬哩！晚生先來告聲：倘有不小心者，恐被馬沖倒，莫怪我事前不言明。”來往走了幾次，看的人竟自走開，正中讓出一條馬路。那老兒將長桿丟下，又拿起銅鑼當當敲著。又叫道：“俺的兒，該上馬了。”祇見那個幼年女子站起身來，將上邊老藍布褂子脫去，裏邊現出杏黃短綾襖，青緞子背心，腰間一條大紅縐紗汗巾，襯著綠綢褲子，五色綾子襪套，花紅鞋子，那一隻金蓮剛剛三寸。頭上挽了一個髻兒，也不戴花，耳邊戴一雙金墜子。不長不短，六尺多的身材，做一個癯腰兒朝上迎著，加上這配就的一身服色，就是一個花花蝴蝶，無人不愛。有詩為證：

蟬鬢雲堆眉黛山，天生艷質降人間。

生成傾國傾城貌，長就沉魚落雁顏。

疑似芙蓉初映水，宛如菡萏舞臨泉。

雅淡不須脂粉施，輕盈堪比霓裳仙。

飄飄恍如三鳥降，裊裊仿佛五雲旋。

那女子聞父命，不慌不忙來至馬前，用手按住鞍子，不抓鬃腳，不踏鐙，將手一拍，雙足縱跳上鞍橋，左手扯住韁轡，二膝一催，那馬一撒，右手將鞭子在馬上連擊幾下，那馬飛也似去了。正跑之間，那女子將身一縱，跪在鞍橋之上，玩了個童子拜觀音的故事，滿場之人無不喝彩。話不可多敘。一連三馬，又做了一個鐙裏藏身，一個太公釣魚，椿椿出眾，件件超群。三賽已過，女子下得馬來，在包袱上坐了歇息。早有人將軟索架起，那女子歇息片時，站起身來，將腰中汗巾繫了一索，又上得軟索，前走後退，小小金蓮在那繩上走行，如同平地一般。任大爺同駱大爺看得爽快，駱宏勛不覺大聲喝彩道：“這軟索也值八兩銀子！”任大爺應道：“真乃不差！”

那女子正在軟索上玩那些套數，忽聞有人喝彩，聲若巨雷，抬頭一望，就是叫他玩把戲的亭子內的二位英雄：一個黑面紅鬚，一個方面大耳。那方面大耳，年紀不過二十上下，生得白面廣額，虎背熊腰，丈二身材，堂堂威風，見之令人愛慕。一邊男夸女技藝出眾，一邊女愛男面貌驚人。這且按下不提，且說對過亭子上，也有二人坐著飲酒。你說那兩個人是誰？一個是吏部尚書的公子，禮部侍郎的姪兒，姓王名倫，字金玉，生得面貌俊雅，體態斯文。就是一件：色欲之心過於常人。凡遇見有顏色的婦女，連性命也不顧，定然弄到手纔罷。他乃定興縣有名的首家，廣有銀錢，父親王懷仁，現任吏部尚書，叔父王懷義，現任禮部侍郎，轟轟烈烈，聲勢驚人。家內長養教習三五十人，合城之人，倘有些得罪與他，先著家人帶領教習至他家，不論男女痛打一番；不拘細軟物件，捶個盡爛，然後拿個名帖送定興縣，要打三十，縣尹不敢打二十九，足足就要打三十，還要押到他府上驗疼。因此，滿城之人那個不懼怕他，那個不奉承他。

旁邊坐的那位不是別人，乃是賀氏大娘之兄賀世賴。自被任大爺趕出之後，腰內分文全無，流落不堪。過了半年，身上衣不遮體，食不充口。幸虧平素常去城隍廟進香，道士見他落難至此，知他肚內頗頗明白，遂留他在廟內抄寫手帖，祇有飯吃，卻無工食錢。又過了半年，該他的運氣來了。王倫來至城隍廟內進香，見有簽筒在香桌上，順便求得一簽，賀世賴在旁，連忙與他抄寫簽詩。王倫細看簽詩，一毫不解，就叫賀世賴代解。賀世賴知他是吏部公子，盡其平生諂媚之學，奉承一番。王倫心中甚悅，遂請他至家中，做個幫閑，一住二年，賓主甚是相宜。是日，也同王倫來此桃花塢遊玩。

王倫看見那女子跑馬賣賽並踩軟索，令人心愛，乃向賀世賴說道：“這女子年紀不過十五六歲，身材面貌倒也相趁，但不知可是那一道兒否？”賀世賴笑道：“大爺真可謂宦家公子，連這班人的出身都不曉得的。凡賣賽的，以及那踩軟索的，賣翠花的，遊歷各府州縣，不過以此為名，全以夜間那話兒賺錢，那有不是此道者。也不知他住在城裏城外？”王倫道：“明日會他一會纔好。”賀世賴道：“門下昨晚听说了一班玩把戲的，內有一個俊俏少年女子，住在西門城外馬家飯店裏，大約就是他這班人。今兄若要高興，待門下明日到他店內喚來，如鷹食燕雀一般，何難之有！”那王倫大喜。又叫道：“老賀，這桃花塢內，來來往往婦女也不少，總的皆無有什麼十分入眼之人，我祇看中了兩個。”賀世賴道：“大爺看中了哪兩個？”王倫道：“方纔說的軟索上女子一個。”賀世賴說：“那一個是誰？”王倫用手一指，“你看對過亭子內坐的那一位少年堂客：瓜子面皮，瘦弱身軀，還有幾分人材。你還未曾看見麼？”賀世賴舉目一看，不覺滿面通紅，笑道：“大爺莫來取笑，那不是別人，乃是舍妹。”王倫喜道：“我與你相交多日，未曾說到令妹，今日纔說你有個令妹。但不知所嫁何人？”賀世賴用手一指，說道：“那桌上坐的黑面紅鬚，此乃是妹丈也。”王倫一看，雙眉緊皺，罵道：“老賀！你這個人喪盡天良，怎將個如花似玉的妹子，嫁了個丑鬼怪形之人，豈不屈了令妹了！我與你相好不淺，怎不把我做個側室，勝嫁他十倍。”賀世賴道：“大爺錯怪門下，門下與他相交在前，與大爺相交在後。”王倫帶笑叫道：“老賀，你極有才幹，怎能令令妹與我一會，我重重謝你！”賀世賴忙止道：“大爺說話聲音略低著些，不要被聽見了。你道舍妹丈是誰？他乃是定興縣有名之人，叫做‘賽尉遲’任正千。他性如烈火，英雄蓋世，倘若聞得，為禍不小！”從來說：色膽如天大，淫心海樣深。王

倫道：“我今日一見令妹，神魂飄蕩，就是五方神道，十殿閻羅，我也不怕。我今日且與令妹親個千里嘴。”賀世賴攔阻不住，王倫將手托自己嘴，對著賀氏嬉戲玩耍不提。

且言那邊亭子內，賀氏大娘眼極清明，早已望見他哥子同那一個少年郎君在對過亭子內飲酒。郎君年紀不過二十來歲，甚是俊雅。他原是出身不正，見了王倫，就有三分愛慕之意，口中雖與駱太太講話，二目不住的直往那對過亭子內觀看。見了王倫照著他親嘴，心中愈覺愛慕。合當湊巧，王倫、賀氏正在傳情之間，正千、宏助正在暢飲之際，駱公子在桌上用手一拍，大叫一聲：“氣殺我也！”險些把一桌子器皿盡皆打碎。任大爺連忙站起身來，急急問道：“因何事來？”祇因一拍：傾家情由從此起，殺身仇恨自此生。畢竟不知駱公子說些什麼話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